

物系,攻读园艺专业。他认定这是他成才的起点,遐想着有朝一日学业有成,便可飞煌腾达,报效国家,服务家乡父老。这时他改名张飞霞。

正当他专心攻读专业知识的时候,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他被编入军事训练,半年后正式编入国民党军队,开赴前方打内战,顿时便心灰意冷。1928年6月的一天,他看准机会,把军装一脱,枪一丢,化装成老百姓挤上了火车,逃到了上海,在黄浦江边遇到一位撑木船卖甘蔗的乐平人,在其帮助之下,飘泊辗转好不容易回到了乐平。

父母兄弟邻里乡亲见他那副形同乞丐、狼狈不堪的样子都十分惊讶。当得知他出逃原委后,父亲火冒三丈,当面痛骂:“十多年来,家里东借西凑,省吃俭用,供你读书,指望你有一官半职回来光宗耀祖,谁知你放着现成的官不做,反而逃回穷山沟里来,丢人现眼”。村里人也以鄙视目光看他。父亲一怒之下,把他们兄弟分了家,为他读书所欠700元债务划在他名下。

张飞霞生就一副傲骨,宁可在山沟里辛苦劳累,也不愿与国民党军队为伍。他整日思考,要把自己所学知识,用到认准的事业上,用自己的双手,改变生活处境。

1930年土地革命期间,方志敏领导的工农红军打到乐平,在涌山一带打土豪分田地。张飞霞热情支持红军,帮助红军开展工作。后来,红军撤退了,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,他被当作“共匪”吃了官司,挨了打,关进了班房,全家被赶出了上呈村。

1934年10月,处于走投无路的张飞霞下了狠心,将房屋、家产、几亩薄田全部变卖还清了旧债。这时他想:祖宗留给他的家产都卖光了,惟有肚里知识,一双光手还是属于自己的,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不怕没出头之日,办了几件锄头、镰刀等农具,把全家带到里村一个人迹罕到荒沙洲上,走自己的路,开创自己的事业。处于背井离乡的张飞霞这时真正是两手空空什么都不要了,他索性连祖宗给他的姓氏名字也不要了,改姓张为姓光,取名自强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姓张而改姓光,他坦然回答《百家姓》没有光姓,我偏要姓。他把“光”演绎成4句话:“两眼朝天树隔开,一双空手两边排,两脚长伸立得稳,世间无我定成灾。”这虽是戏谑之言,确也体现出他历经磨难,不改初衷,自强不息的秉性。

光自强一家经营的这块沙洲远离村庄,几乎与外界隔绝,他在山边上搭棚安家,一家人不分日夜开荒整地,一天天,一月月开荒不止,先后用了6年时间,把30多亩不毛之地开垦出来。从此,光自强就以这30亩沙洲山地为舞台,演绎一幕幕人与自然相搏相依的剧目。在这里,他的专业知识、聪明才智以及自强不息的执着精神得到充分发挥。他按地势因地制宜,缓坡辟为果园,种上桃李梨桔;平坦地方,辟为菜园花圃,种上各种蔬菜花卉;地势低洼处,改造为稻田,沿山溪栽种杉树、棕树。15年后,这里已是果木成林,枝繁叶茂,果实累累,各种花卉争奇斗艳,昔日荒沙洲俨然成了一座人间乐园,光自强自己取名为“血汗农场”。

新中国建立后,光自强的“血汗农场”越办越好,4个子女继承父志,个个都学得一手园艺技术,培植花卉、嫁接果苗都是能手,成为全县有名的园艺世家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光自强又遇厄运,被打成“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”的典型,大字报云:“涌山有个光自强,沙洲滩上称霸王,私占良田几十亩,不交租来不纳粮。”抄没家产,游村批判,全家被赶到一个破旧祠堂安家。

粉碎“江青反革命集团”后,拨乱反正,光自强一家重返家园,但这时“血汗农场”已是面目全非,树被砍了,土地荒了,一片荒凉景象。这时的光自强虽已年逾古稀,但他的自强不息精神。丝毫未减,他带领全家大小,重整家园,用了两年多时间,使农场得到了初步恢复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的富民政策给光自强一家施展抱负和才智提供绝好机会,他家